



重点

艾滋病控制好可以终生不发病

感染者做母亲也能有健康孩子

一提起艾滋病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：不治之症。因此，社会上许多人才会谈“艾”色变。“现在的医疗技术，艾滋病只要发现得早，控制好可以终生不发病。”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康殿民说。

“人们之所以恐艾，是因为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不太了解。”康殿民介绍说，艾滋病病毒传播途径非常明确，性传播、血液传播

和母婴传播是其三种传播途径。“所以艾滋病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其传播。”

康殿民表示，即使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也并不是那么可怕。“除了疫苗还没有研制出来，现在的医疗技术可以很好地控制。”

“现在研究发现，早治疗更好。”康殿民介绍，最初我国为感染者提供免费抗病

毒治疗，要等到感染者的CD4(一种重要免疫细胞)细胞数降到200(每立方毫米)。“那时病人已经有症状了。现在CD4降到350时就可以开始治疗。”

“现在母婴阻断技术，可以使得母婴传播率降到2%以内。”康殿民说，如果没有母婴阻断，女性感染者生育时，传给子女的感染率为40%左右，通过母婴阻断可以

有限保障感染者的生育权。

“但现在很多人是生了孩子之后才发现自己是感染者。”省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所长陶小润说，如果发现晚了，就无法干预了。她表示，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感染者都愿意配合疾控部门的管理，“有感染者或者外出打工，或换了电话，不愿让疾控人员联系到。”本报记者 李钢

重访男同艾滋病人话变化：

理解多了，但还得隐身自保

本报记者 郭静



11月29日中午，济南市某咖啡馆。

再次见到宇轩(化名)，已隔了两年。他有些胖了，气色很好。如果不是事先知情，很难把他跟一个男同艾滋病患者联系在一起。

事实上，他于2006年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。“艾滋病没那么可怕，即使病发了，只要坚持吃药也能稳定得很好，看看我就知道了。”话题也就从服药开始了。

怕别人知道偷偷吃药

记者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服药的？

宇轩：我们2010年11月底见过一面，在那不久之后，我的指标就下降到危险系数了，医生建议我服药治疗。我开始每天吃药，早晚各一次。药是国家免费提供的，得先去传染病医院找医生开处方，然后拿着处方到所在区的疾控部门拿药。治疗效果怎么样？看我现在的状态就知道了吧(笑)。

记者：两年多的时间内，有忘记过服药吗？

宇轩：没有，我手机上设置了提示的闹钟。只有一次吃错了，早上把晚上的药吃了。当时我正在上班，给一个病人做理疗，一下子头晕得天旋地转的，我想坏了，可能吃错了。后来坚持着下班后，我拿出药瓶一数，还真吃错了(笑)。

记者：那怎么办呢？会有副作用吗？

宇轩：我当时也慌了，给我治疗的医生也不知怎么办，我就给北京的一个医生打电话，他告诉我怎么办。我又赶紧给我的医生回了电话，告诉他北京医生的说法。这样的话，万一再有其他病友跟我一样吃错了，他就知道明确的答复了。

记者：吃药时会担心别人发现吗？

宇轩：也担心。所以有时候就装在口袋里，如果当着别人面，就

自己悄悄摸索着打开拿出来，偷偷吃。那次吃错就是摸错了。

记者：考虑过病情一旦恶化的可能性吗？

宇轩：当然设想过多次。但是目前济南的病友中还很少有“离开”的，大家状态都不错。我相信医学这么发达，迟早会攻破这个病魔的。

得了这病

不一定就是人品不好

记者：从6年前你得知自己患病后到现在，你感觉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有变化吗？

宇轩：有，变化很大。举个例子吧，几年前我曾经跟一个同事试探过一次，当时跟他关系不错，他也很年轻。听到艾滋病三个字，他立即变了脸色，说这些人都活该，都该去死。我心一下子凉了，就不再说了。

但是现在跟我周围的同事聊起来，他们大多数都能理解，就觉得那只是一种病，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，得了这病不一定就是人品不好，不洁身自好。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事开玩笑，说假如我是艾滋病人呢，这个同事过来握握我的手说，那我会跟你握个手说，哥们儿，好好治病，好好活着。这让我特感动。总之，知道这病咋回事的越来越多了。这让我们很欣慰，因为越了解艾滋病知识，就越能理解我们这个人群。这首先得感谢你们媒体(笑)。

记者：家人呢？他们知道吗？

宇轩：告不告诉家人是很多病

友很纠结的问题。我也纠结过，但是去年还是告诉妈妈了。之前我做了些铺垫，比如告诉她我在疾控部门做兼职工作，也跟她说一些艾滋病的相关知识。当时妈妈催我结婚，我说不想结婚，因为不想害了别人。她问为什么，我说血液有点病。妈妈接着问是不是艾滋病。我当时愣了，但接着否认了。但第二天还是告诉她了。

记者：妈妈能接受吗？

宇轩：她表现很平静，说有病就好好治病吧，好好保重身体，别太累了。她当时没哭，听说后来偷着哭了。我很幸运，家里人给了我亲情的支持，没有放弃我。

记者：在你接触的病友中，有被抛弃的吗？

宇轩：有一个，北京的病友，就那么孤零零地走了。

但这是极端的个例。一般来说，现在家庭接受度很高了，知道后都会给予支持和关怀的。来自亲人的温情，这是我们活下去的最大力量。

渴望不再是

地下的生活

记者：看你状态很好，乐观自信，是不是正能量很足？

宇轩：我所理解的正能量，既然是家庭的、社会的，也是自我的。当然，社会和家庭给予我们的是产生正能量的基本条件，没有这个条件，自身是不会产生正能量的。

记者：现在的工作、生活如何？还满意目前状态吗？

宇轩：很满意。除了正式工作，

我还出去做一些社工的兼职，做志愿者工作，帮助宣传艾滋病的相关知识，参加一些公益活动。工作很忙碌，但是很充实，也很快乐。

记者：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，每逢临近“艾滋病日”，都会觉得紧张。现在还紧张吗？

宇轩：不了(笑)。以前紧张是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，每到这几天，社会上、媒体上，“艾滋病”这三个字铺天盖地，我总觉得别人都盯着我，有时候说句话，我就觉得是针对我的。现在已经适应了，也想开了。即便有人猜测，也无所谓，心态放平了，生活还是一样继续。

记者：但是你依然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，是吗？

宇轩：至少目前还不太敢。毕竟不敢确定社会的认可度怎么样，一旦公开了，万一周围环境不允许，那我的工作可能就丢了，我就没法生存下去了。将来有一天或许我会公开我的身份，但是那是要我对社会环境比较有信心了才敢。其实很多病友并不想隐瞒自己的身份，那只是在社会环境还不够成熟时的一种自保而已，很无奈。但我们很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。相信会的。

记者：那是一种“零歧视”的状态吗？

宇轩：是的。如果真的实现了“零歧视”，所有的人都敢跟你一样坐下来吃饭聊天，像朋友一样相处，那这种病就跟其他病一样，不再是地下的了。我们也可以正大光明地公开身份，享受病人所应该享受的关怀和照顾了。

吸毒感染艾滋者：
“根本记不清怎么感染的”

本报记者 李钢

在艾滋病感染人群中，吸毒者因共用注射器或吸毒后“乱性”而成为重要的感染人群。日前，记者走进全省艾滋病感染者最为集中的场所——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(简称强戒所)。

目前，全省戒毒人员中HIV检测呈阳性的有106人，占总人数的14.3%，是全省艾滋病感染者最为集中的场所。

来自潍坊的赵宾(37岁)，从20多岁开始做生意。“当时做煤炭生意，赚了点钱，身边有朋友吸毒，好奇，就尝试起来。”

“每次吸完过后，就觉得很内疚，对不起家里的老母亲。”于是，在吸毒半年左右，赵宾决定戒毒。

虽然一直狠心戒毒，但赵宾一直没能戒掉。“这经是我第12次戒毒了。”

赵宾于今年8月7日自愿走进了鲁中强戒所。

“进所后，所里给抽血做了艾滋病的检测。”回忆起等待结果的一个多月，赵宾心里五味杂陈，“我未婚妻那么爱我，万一感染了，怎么对得起她啊？”9月23日，赵宾终于等到了结果，“感染了艾滋病毒。”

“我每次都买一次性针管啊，怎么感染上的呢？”在恐惧、愧疚、自责的同时，赵宾还有些不解。“吸毒之后的许多事，吸毒者往往记不清了，吸毒对记忆力损害很大。”鲁中强制戒毒所新收大队队长江洪源说，对于他怎么感染上的很难确定，“可能是共用针头，也可能是吸毒后通过性途径传染上的。”

回忆起刚知道结果时的心情，赵宾依然满眼泪水，“当时觉得以后出去该怎么活啊！”

“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感染上的艾滋病毒，当时查出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天都塌了。”37岁的刘财(化名)有着更长的吸毒史。“我从1993年开始吸海洛因。”

得知这消息后，刘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几天，在进行激烈挣扎后，他告诉了自己的妻子。“当时很害怕要是那样，自己恨不得去死了。”

“去年，我在路经德州时，被警察发现车上有‘溜冰’的器具，被送到了强制戒毒所。”经过1年4个月的强制戒毒，刘财现在已经“脱胎换骨”。